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松陽講義卷八九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王思恭

松陽講義卷八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論語

先進於禮樂章

這一章是聖人欲以周初文質得中之禮樂挽周末文勝之禮樂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之却不同文勝不指變禮易樂者說當周之初文武周公制禮作樂斟酌盡

美而當時風俗淳厚用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無一些浮偽之態這是先進於禮樂及至春秋之時風俗日敝如三歸反坫八佾雍徹之類敢于奢僭者固不必言即猶是禮樂而周旋裼襲之際聲音節奏之間頓覺今昔不同這是後進於禮樂昔固未嘗朴也以今之日習于華者較之覺昔之朴矣昔固未嘗拙也以今之日習于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由是靡然一辭指先進為野人後進為君子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開此風氣

漸而謹愿者亦復為之矣其始不過一二少年之士倡此議論漸而老成之徒亦共和之矣若此者非但立不住抑且識不破立不住者見世俗都如此恐一人獨異不無戾俗之慮只得勉强從之識不破者胷中先有俗腸曰中囿于俗態乍見而驚喜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而無人焉維持挽回日甚一日風俗之弊可勝道哉故夫子既述時人之言而遂自言其志曰彼世俗之滔滔者雖如此至如吾之用禮樂則不然遂

流循末者吾之所深耻損過就中者吾之所深服故寧見怪于後進而不敢自異于先進寧受野人之譏而不敢自附于君子之列治身治世皆不可不持這箇念頭雖知積重之勢非一人所能勝而存一綫于禮崩樂壞之時俾天下猶知有文武周公之舊庶幾中流底柱哉不然聽風俗之變禮樂而不能以禮樂變風俗亦安頼有儒者耶學者讀這章書要卓然自立做一箇轉移風俗之人不要為風俗所轉移之人平日要將禮樂講究

方看得世俗病痛出要將禮樂自任方不爲世俗阻撓當江河日下之時正賴有聖賢主張去得一分俗見便存得一分古道即令儇巧浮薄之徒哄然笑爲腐儒亦何損于我哉

按夫子從先進是欲損過就中與不得已而去彼取此者不同語類引禮與其奢及孟子鄉愿狂狷等說不是此章正解若張江陵專主反質說則又與語類不同

此章與監二代答為邦皆有文質得中之意然却不同監二代是表憲章之心答為邦是立萬世之凖此章是挽文勝之弊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這一章言師商之未得中先要將箇中字看得明白則過不及不待言矣中也者義理之當然也凡吾人一身之語默動静以至處天下國家之事皆有箇當然恰好的道理減一毫不得增一毫不得這叫做中這箇中原

是人人共有的但人人各有氣禀各有習染又各有私意私欲之牽制或于中之上增了一毫便叫做過或于中之上減了一毫便叫做不及這箇中便把捉不住了是惟學問可以勝之而學問最難師與商皆聖門從事于學問之人也然日求化氣禀而氣禀仍不能盡化日求變習染而習染仍不能盡變牽于私意者不知不覺仍為其所牽制于私欲者不知不覺仍為其所制過者依舊是過不及者依舊是不及而已然亦到底是學問工夫

未至使其學問到時豈有化不得的故夫子因子貢之問指而示之欲二子盡力學問更加精進以求所謂中也子貢平日是箇近于過的其所喜好者子張一邊人聞夫子之言不覺進而質曰然則師愈與謂過乎中者猶愈于不及中者也這一問其病痛不小充其愈之意則天下不能中者皆將求過乎中以掩其短言必求其驚世行必求其駭俗智不能明理則鑿之使奇氣不能純粹則激之使張無復温厚和平之風而皆變為好奇

苟難之士天下自此多事矣求乎中而失之過猶可言也不求乎中而安于過不可言也此尤夫子所深懼也故急正之曰過猶不及天下之理惟一中而已吾人所當求惟一中而已中之外無可住足之地動靜語默之間不可使不及也可使或過乎天下國家之事不可使不及也可使或過乎以言乎氣稟習染不及者拘于氣稟習染也過者獨非拘于氣稟習染乎以言乎私意私欲不及者制于私意私欲也過者獨非制于私意私欲

乎其地位一様其病痛一様不可以分優劣也夫子之言所以造就二子造就子貢并造就天下後世者至矣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思吾輩學問偏不得一毫的當日師商皆是聖門髙弟其所謂過不及不過比中道畧差一針耳夫子尚思救正之如此必欲使之一毫不偏然後已今日吾輩也有過的還不是子張之過也有不及的還不是子夏之不及譬之往京師的子夏子張之過不及不過離得京城二三里吾輩之過不及不知離

京城幾千百里可不猛省乎然又不可看得自已低了只怕不肯學問誠能盡力學問不要說子張子夏就是聖人地位豈是不可到的

此章明季講家謂首節中字不宜說破不知不說破中字則過不及三字無着落了此最没理近日時文俱已明白

子張問善人章

這一章論善人之道而見人不可以不學大抵人能學

雖天資平常所造自不可限量不能學則天資雖好所
造亦有限世間一種善人是最難得的只是質美而未
學所以夫子常契慕之而未嘗以此訓及門子張一日
以善人所以為善人者來問子張是箇才高意廣的人
原與善人不相類其問也想只是見夫子惓惓于善人
而不若聖人君子舉以為學者之則又不若中行狂狷
望以為任道之器不知其可取者何在其不盡可取者
何在故欲問之以定其取舍非空問也夫子不欲子張

輕薄善人亦不欲子張徑學善人故告之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迹是古人已行之成法明德有明德之迹新民有新民之迹致知有致知之迹力行有力行之迹皆是古人所經歷過以告後人者也如度量權衡一般室是道理精微處即升堂入室之室猶大學之至善但室又是至善之深奧處夫子言善人是一箇質美的人凡人行事須要遵古人成法方能不差若善人則不須如此不必志遵古人明德新民之法而修已治人自不遠

乎準繩不必盡依古人致知力行之法而所知所行自不背乎規矩一身常在正誼明道之中非從詩書涵泳而得也一生常遠乎計功謀利之習非從禮樂甄陶而成也天下有這樣人亦可以振起人心亦可以維持世道功利誇詐之氣自然漸漸消磨殘忍刻薄之風自然漸漸變革只是他都從氣質工來不從學問上來只知有正大光明一層而未能到精微一層未嘗不依于中正而不能事事皆中正規模未能極其大而節目未能

極其詳自家便畫住了尚未進于充實之境而大而化之又無論矣大抵其天資純粹類中行然中行能進而善人不能進其工夫未到似狂狷然狂狷病痛多而能進善人病痛少而不能進所以其品僅能勝有恒而不如聖人君子為邦則必至百年而後可勝殘去殺其高者僅至于有諸已其卑者則止于可欲而已向使因其天資之美而加之以學問以其不踐迹之力量而尋跡以求焉由小成而至于大成由下學而至于工達由希

賢而至于希聖其所造不可限量豈特止于善人而已哉可見人全在學聖人生知安行亦必須學只是他的學比人較易所以謂之生知安行不是不學若不學則天資雖美亦止成一箇善人而已世間天資不好的人亦只是不學若果能學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聖人自不難到何論善人哉夫子不踐迹二句便是教子張以學欲引他做博文約禮工夫非空空議論善人也見得以善人之資而不學尚且止于如此而況不如善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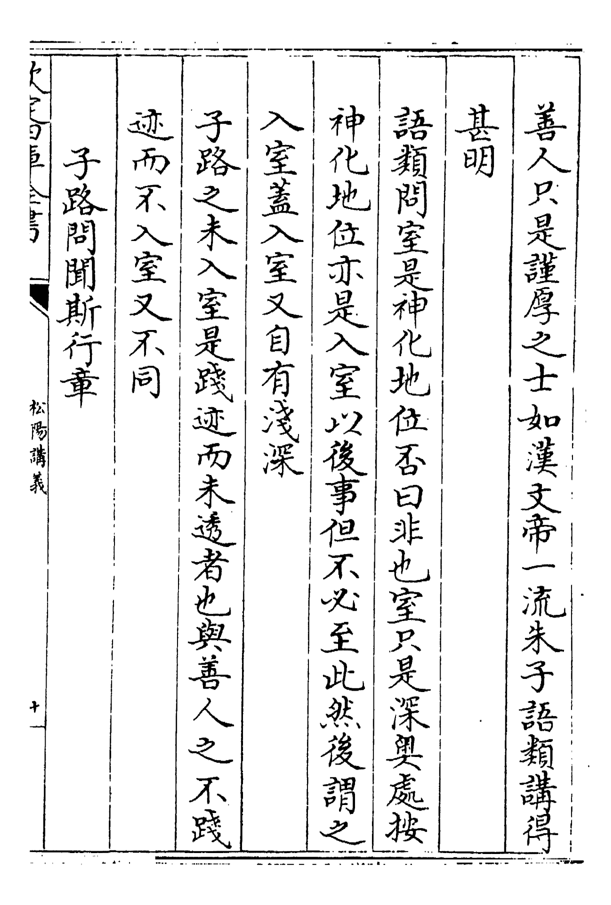
乎學者讀這章書便當知自勵於學不可以質美而自恃亦不可以資不美而自諉聖門只論學不學不論質之美不美也古人之迹具在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通鑑綱目上無論質美不美皆當由之以入講求而力行之已精欲益求其精已密欲益求其密不肯自截斷一定要做向上去又何聖人之室不可到哉

大全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

下一句是善人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以其無學問之功也此一條最明蓋此是一揚一抑語雖不入室亦由於不踐迹然上句不踐迹自是賛辭

明季講家謂千古無踐迹之聖人不踐迹是已知血脉不拘形着迹此是看不踐迹如異端之以去迹為教以無善為宗矣最謬

陳幾亭以善人為中行譚梁生以善人為狂皆不是



善人只是謹厚之士如漢文帝一流朱子語類講得甚明

語類問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奥處按神化地位亦是入室以後事但不必至此然後謂之入室蓋入室又自有淺深

子路之未入室是践迹而未透者也與善人之不践迹而不入室又不同

子路問聞斯行章

這一章見聖人因材之教與師商孰愈章一例但此章則專就力行上論耳聖門之教莫貴乎力行而力行自有中道有時宜乎勇往則以勇往為尚有時宜乎謙退則以謙退為尚要視義理何如而不可使一毫氣質用事以義理為主則或緩或急無非大道以氣質為主則急固病躁緩復病懦無適而可然變化氣質最是難事自大賢以下大抵皆囿于氣質而不自知所以聖門設教必視其氣質之偏而裁成之如救圮屋然視其勢偏

于西則挽而之東偏于東則挽而之西無一定之法也一日子路問聞斯行諸而子告之曰有父兄在意謂行固貴勇而父兄在則當禀命禀命者非但不敢自專亦不敢自是也冉有問聞斯行諸而子告之曰聞斯行之意謂行固貴謙而所當為者則不宜逡巡非但不可自畫不進亦不可半塗而廢也公西華但見其問同答異不勝其疑而不知夫子之于二子皆欲以學問化其氣質而已非謂求之于行但當進不當退特退非求之所

難所難者進耳非謂由之于行但當退不當進特進非由之所難所難者退耳因其氣質之偏而以義理挽之使歸于中聖門之教無處不然而力行其一端矣若不善讀此徒知氣質之當變化至於矯枉過正或如子莫之執中則亦非夫子之意也學者看這章書應各自省其氣質偏在何處務以學問救之解其桎梏開其錮蔽平日講求臨事省察必使其範圍于義理而勿使有一毫之偏庶幾不負聖人之教更有一說當日子路冉有

皆是以實心行聖道特不免失之過不及今日學者尚未肯在聖道上行何暇問過不及耶須先具一必行之心然後再論其過不及之病

顔淵問仁章

這一章是夫子與顔子論仁比對他弟子論仁不同他弟子無顔子至明至健之質須先有涵養致知之功方纔能為仁此對顔子說則直從力行說起只是約之以禮一句内功夫仁者本心之全德純乎理而無私便是

仁但此處不曰私而曰巳者凡私有三有氣質之偏有耳目口鼻之欲有人我忌克之類皆因巳而有故謂之巳此巳字與為仁由巳之巳汎以身言者不同不曰理而曰禮者朱子謂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此禮字與孟子四端章禮字在性上說者不同故新安陳氏謂此是專言之禮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這巳與禮就是虞書所謂人心道心在孔

門弟子亦不知巳是不可縱的禮是不可棄的但下手最難一則怕界限認不清一則怕力量制不住惟顏子至明至健不怕認不清不怕制不住只怕當下偶放過了于巳工偶放過一分巳便日肆于禮工偶放過一分禮便日踈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甚可畏也故夫子教其當下便用力見爲巳即便克如對大敵一般見爲禮即便復如要到家一般這箇克巳復禮若淺言之則是兩件工夫世固有克巳而未能復禮者若深言

之則只是一件未能復禮亦是巳未克盡處亦如明德新民居敬行簡皆可分言合言也克復工夫誠到則自一心而言念念皆仁而無一念之不仁自一身而言事事皆仁而無一事之不仁豈不為仁乎此在仁者之心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固不必問之天下也然感應之理自不可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我之心既無間于人則僞者獻其誠慢者致其恭人之心自無間于我天下歸仁固自然之效也為仁者必以此

自考須到此地位方是真能克真能復然其機亦在吾而已我自肯放過則便放過矣我不肯放過則便不放過矣內而念頭上已與禮交戰決斷之惟我外而事物上已與禮相持操縱之惟我我為已則已勝我為禮則禮勝雖或由師友之琢磨而受琢受磨者仍我或由事勢之引奪而受引受奪者仍我非但我之仁不仁不由于人即仁之歸不歸亦不由于人夫子諄諄言之蓋諒顏子之識必能辨此諒顏子之力必能任此而直使之

當下便用力也使他弟子聞此尚未知何者爲己而在所當克何者爲禮而在所當復如何下手顔子此時則于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無疑但恐有所遺漏焉而克之不盡復之不全故直請其條目夫子謂己之根潛伏于内禮之源渾然于中者無目之可言也惟其萌于念發于事始有目可指大抵皆附視聽言動而見惟制之于視聽言動勿使有一念之雜一事之差則潛伏者可消而渾然者可全無非禮即無非仁矣此程子所謂制

外養中即孟子集義養氣之法也四箇勿字最要緊然

此節是論目只重在視聽言動上勿字意已包在工節

克字中了顔子請事斯語即欲罷不能之意亦可見夫

子時雨之化使其躐等而教安能使之自任如此學者

讀這章書須知欲學顔子之克復必先有居敬博文工

夫能居敬博文則雖天資不若顔子而自明自健由是

而克復不難矣不然而驟欲克復吾恐其認禮爲己認

已爲禮顛倒錯謬弊不可言即認得是己是禮而因循

苟且不勝其牽制之患其能克復者亦鮮矣

大全許氏及蒙引謂制之于外是克己也以安其内是復禮也此説最鑿若以心與事對言則禮與己各有内外若以發與未發對看則禮與己皆發而在外故程子謂制乎外以養其中緣視聽言動都在動時説耳安得如蒙引之説大全又有以視聽為外言動為内視為外聽為内者此則又就視聽言動工細分之耳却不妨

程註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二句論工夫則内外交相養固應並重然在此章則重在制外養中邊朱子謂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此亦是本文言外意

五事以思爲終四勿不言思真氏謂勿者正指思而言徽菴程氏謂動兼思貌而言當依真氏

仲弓問仁章

這一章夫子以敬恕論仁亦是徹上徹下語然對仲弓

言則有天資已粹而益求其粹工夫已密而益求其密之意雖比之至明至健者用功較難而比之私欲橫流者用功尚較易大抵仁是心之德人所以不能全其心之德只是爲私欲牽引去爲私欲錮蔽住惟敬則能收斂此心使不得牽引惟恕則能推擴此心使不至錮蔽在病痛多的人用這兩件去消磨他則難然怕不得難在病痛少的人用這兩件去消磨他似易然也說不得易聖門天資學力自顏子而下即推仲弓其於敬恕工

夫蓋非全不知者然敬不是可偶有間斷的必無時而不然無事而不然出門使民無異於見賔承祭之時如所謂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方纔是能敬言出門使民而未出門使民之時可知矣恕不是可偶有間隔的必刻刻體認天理事事不拂人情已不欲便勿施人如所謂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方纔是能恕言不欲勿施而所欲之當推可知矣然或我自見為無間斷無間隔而邦家猶有怨者是我于敬恕猶有未至也

必工夫做到透徹内外間無一人怨者不特受我之恩者無怨即受吾之刑者亦自以為當然而不怨這方是真能敬恕敬恕如是則私意自然不能牽引我不能錮蔽我本心之德豈不復全乎這箇工夫比之顔子較難者朱子謂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這病比之司馬牛樊遲子張不同者牛多言而躁一件病痛最重這箇病未除其他工夫都難下手故教之從訒言做起所謂急則治其標也

若告樊遲子張工夫與此章差不多但天資學力各不同不免有難易之分同是這一箇方加減分兩却不同要之夫子教仲弓用功雖似難于顔子然只管從敬恕工用工夫私意自是著不得亦與克己復禮一般雖似易于司馬牛樊遲子張然敬恕工夫無論淺深生熟其不可須臾離亦是一般仲弓有見于此而直受以為任曰請事斯語矣葢不敢以為難而自阻不敢以為易而自怠惟知用積累工夫以漸造於

心徳之全而已學者讀這章書要思仲弓是何等天資何等學力尚且以敬恕工夫自責如此吾輩用力即與他一樣尚恐不能到他地位何况乍作乍輟敬怠互勝好惡任已不知不覺汨于私欲何時能仁乎須將敬恕二字書紳服膺做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功方有個出頭日子

按敬恕未即是仁是所以求仁敬恕到熟處盡處更無私間便是仁大全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則私意

無所容于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于外于是天
理流行而心德全矣最合註意但以子張問仁章勉
齋黃氏解心存理得觀之則敬恕二字似各兼內外
二說不同彼以心德事理分內外此是以持身接物
分內外
看圈外程註講敬字以心廣體胖言之又以謹獨言
之見得敬不是勉强束縛之敬亦不是外貌裝飾之
敬以程子之言推之恕亦不是外貌徇人從至誠惻

但中流出來所謂無忠做恕不出

司馬牛問君子章

這一章見君子之無入而不自得夫子以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就不憂不懼言雖不專言處變而處變之道在其中矣大抵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心常泰然世間可憂可懼之事最多而不能以累君子之心處平常之時有得失之可憂懼也君子則得失當前不憂不懼處變故之時有利害之

可憂懼也君子則利害當前不憂不懼或以不憂懼而聽天下之紛紜或更以不憂懼而消天下之禍變故恒人終身擾擾于憂懼中者君子止見其坦蕩蕩而已君子這箇地位豈是可容易到得的但夫子未悉其所以然之故故司馬牛遂疑天下當憂之事如何可以不憂當懼之事如何可以不懼若但以憂懼爲累而以不憂懼爲高斯亦無足難矣故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這一疑亦

足破天下之無本領而遇事強為排遣者而不知夫子之言不憂不懼非強為排遣之謂也強為排遣者當憂而不憂而可憂者將日生當懼而不懼而可懼者將滋甚是一無忌憚者之所為也夫子之言不憂不懼者皆由其平日所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一旦臨事內省諸心無一毫疚病故得失可任也利害可聽也非不憂也自無可憂非不懼也自無可懼此即所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非可驟到誠能于此有得焉何事變之足累其心哉此夫子知牛在憂患中而示以處憂患之道雖未指其事而言之而其教之也至矣但內省不疚一語意味深長朱子以平日所為無愧于心補夫子言外之意可謂親切矣學者又當思平日所為何以能無愧于心必也如顏子之克己孟子之集義真積力久一私不存事事合義其庶幾乎又須知這箇不憂不懼全從憂懼中做出來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如臨深淵如履薄氷這箇景象君子無須臾敢懈也惟其有終身之憂故能無一朝之患先儒有言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震雷而不驚至哉言乎想此時司馬牛事勢已危急了然只是自反事事從天理上走尚可救得即不然亦于心無愧若一為憂懼所擾不但累心勢必立脚不住病痛不可言矣古人處事變只有這一條路並無别法今日學者處平居暇日須汲汲去

做克己集義工夫庶幾臨事有欛柄倘工夫未到適遇事變亦只是守定天理不要空憂懼須知憂懼徒亂人意不濟事也若因憂懼生出權術作用病痛益不小

子張問明章

這一章夫子與子張論明謂只在人情物理上能精細便是明便是明之遠不必遠求蓋因其有務外自高之病而藥之也大抵好高之人往往窮極于天地古今之

遠而失之于人情物理之近自以為明其暗已甚不知明者是非雅正不惑而已而是非邪正之淆于譖愬者最多譖之術不一而莫難辯者浸潤之譖愬之術不一而莫難辯者膚受之愬一則用緩而使聽者不覺其入一則用急而使聽者不及致詳皆術之至巧者也二者行而天下日以多事究竟非二者之過而使之行者之過我胷中未嘗有主張故投之而易入激之而易動果能養得定見得透是非邪正洞然于我心彼二者之術

雖工自無間而可入無隙而可乘譬如狐狸鬼蜮能行于風雨晦冥之時不能行于白日青天之下此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先覺者也這箇造詣不是一日可至必平日居敬窮理之功至精至密方能有此定識定力到此地位豈不是明豈不是明之遠若于此看不破立不定任其顛倒縱使明乎天地之理達于古今之故非徒無益而我之才識皆為彼之所用才愈高識愈多為病愈甚不可謂明何論遠乎今日吾輩處世譖愬二者

不能必其不來在家則行不行關係一家盛衰在國則行不行關係一國治亂即未論家國而彼之術一行吾之身心為其顛倒學術之謂何而又不可因世上有此等人一味猜疑自家反做成了一箇逆億景象况後世人情益險譎憩益工我防其緩彼偏用急我防其急彼偏用緩千態萬狀無論逆億不可用亦非用逆億之所能窮也想到此種情形並無别法可以制他惟有居敬窮理是本領工夫吾的居敬窮理密一分則彼之術窮

一分譬諸鏡然磨得一分光便照得一分妍媸不憂妍媸之難見只憂鏡之光不全耳

足食足兵章

這一章合常變以論政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可見食重于兵而信尤重于食聖賢論政與權謀術數不同首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三句便是一部周禮的規模足食是制田里薄稅斂而使其倉廩實足兵是比什伍時簡閱而使其武備修至于重禮教崇

信義以導民于兵食之前立學校明禮義以化民于兵食之後逮兵食既足則教化行而民皆以信事上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因教化一事不可置兵食之前又不可置兵食之後故另換一箇文法這三件完備便是一箇太和景象許多禍患便可消弭了即猝遇事變亦不怕立不定只是有一箇時候或被前人弄壞輪到我手一時難整頓而又當水旱交作强敵在境人心疑二之際要這三件完備勢有不能只得將要緊的

先去料理此子貢所以有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之問也夫子曰去兵者蓋當此時勢只得且先去籌畫糧餉固結人心苟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所謂去兵亦不是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未暇補也戈矛車甲之弊未暇修也蒐苗獮狩之制未暇講也然這還未是十分危急時使若事勢更急連食與信二者又難完備欲顧食則不能全信欲顧信則勢必無食利害在呼吸之間無兩全之策此子貢所以又有不得已

而去于斯二者何先之問也夫子曰去食者蓋如後世
加派搜括之事失人心以圖苟全者斷不肯為只得因
見在之糧依着正道理做去或幸而得全亦不可知若
到事勢萬不可為則寧可就死恐人道是這箇話說得
迂了故又申言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蓋死生
常理人所必不免若夫信者乃人之所以為人者也民
無信則相欺相詐無所不至形雖人而質不異于禽獸
身雖存而心則已死矣何以立于天地間不若死之為

安故為政寧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于我不必說到無信亦同歸于死如此則仍在利害上計較了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聖賢立身行政只是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平居籌畫兵食原都是道義作用到生死關頭亦決不肯離道義而談兵食程子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是這箇意思今人遇小利害輙思苟且看聖人此等議論豈不愧死

這章與孟子桃應問曰章同是直窮到底

兵食俱以周官兵食言原是不可去的言去者是就不得已時說若後世名募之兵稅畝之食與夫一切冗兵冗食則不待不得已而始當去也時文多誤認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這一章見仁知相成是必然之理無可疑也第一節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就仁論仁則曰愛人就知論知則曰知人仁知兼體用而此獨以用言者朱子謂體與用雖是二事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之

所以流行者也樊遲疑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當有分别二者若相反仁則不能兼知知則不能兼仁這一疑也疑得最是然不知二者之不相妨也夫子窺見其意而復告之曰仁知二者雖各自一路其實是合一的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不是說愛人便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直者固當舉枉者自不得不錯仁何嘗妨知既舉直錯枉則枉者亦且化而為直是錯之適所以愛之知何嘗妨仁夫子此言說得仁知相成而不相悖明

明白白了樊遲之未達者可以達矣其退見子夏而曰吾見于夫子而問知不是尚不曉仁知之合一蓋以仁知初無二理謂知即仁也可謂仁即知也可故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此正其達處但前之未達者雖已達至此則又有一未達者謂舉錯是我所得主枉者直則非我所得主天下賢愚不齊剛柔不一舉直錯枉何以便能使枉者直此蓋深憂人心之難動風俗之難變而疑區區一舉錯未必遽能見效觀于後世因舉錯而

紛紛多事者不可勝數漢之黨錮宋之元祐皆由小人不肯俯首屈服于君子以至激成禍變樊遲此語亦切問也然不知此要看舉錯何如耳舉錯而稍涉于意氣則不惟不能化人而或至于生變舉錯而一出于大公則不但不憂其不服而且可立見其革心故子夏聞樊遲之言既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遂引舜湯之事以明能使枉者直之必然而無疑也舜湯之有天下非有舉而無錯者也其所舉者特一臯陶一伊尹則所錯者

亦多矣而不仁者胥遠然則不憂枉者之不直也憂舉錯之不如舜湯耳能使枉直之言又何疑乎能使枉直既無可疑則仁知之相成益無可疑矣學者讀這章書要將愛人知人之事力任在身工愛人則由能近取譬以至于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知人則由視以觀由察安以至于人焉廋哉果能愛人知人則二者之相成而不相悖不待言也若愛人而不能盡其愛之量知人而不能盡其知之量則舉足便礙非愛妨知則知便妨愛不

自咎其量之不盡而徒歎二者之不能相兼亦過矣

按何謂也三字最要看得好註謂是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甚明明季講家乃云遲誤認舉直錯枉二句皆是言知故有何謂之問所以于第三節夫子口中亦要含糊不肯將仁知合一之意說明皆謬也又講家謂通章只是知以成仁不可說仁知相成亦太拘大全中初不如此

松陽講義卷八

松陽講義卷九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論語

子適衛章

這一章見聖人胷中有一箇完全的仁體有一箇完全的王道觸着便發庶哉一歎便是老安少懷的心腸富教二字便是老安少懷實際處因衛而發不但衛當如此

庶哉内有望之意有憂之意望之者唐虞三代之治當
春秋時尚易復也憂之者此時不復後來世變將益甚
江河日下無所底止此時富教兩字便旋轉洋溢方寸
中故因冉有之問即隨口發出富字緊從庶字發論庶
難富亦易富教字緊從富字發論富難教亦易教然即
不庶亦應使富即未富亦不可無教庶富教雖有次序
却不重在次序上只重富教不可須臾緩有及是時明
其政刑之意一則此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

存即學校中尚未有異氏之學整頓尚易不比孟子時
欲行井田必先正經界欲復學校必先黜異端有許多
棘手此望之意也一則風氣漸趨於薄上不富之彼將
自謀富黠者必操奇贏以網利强者必恃豪暴以恣取
上不教之彼將自相教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
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爲倚伏一切貨殖游俠異端之
徒將雜出于天下此憂之意也然總之是王道不是伯
術是仁政不是功利是稷契臯夔事業不是管商作用

富教二字當時聖門弟子平居必講有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冉有閗夫子之言不復問如何富之如何教之今處古制既湮之後須就註中所謂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就經典中一一求其實際不可專守一空話頭如大學衍義補文獻通考二書雖未盡合聖賢經濟然備載古今沿革之故於此細玩便見後世所以不如三代者如何三代所以異於後世者如何富教條目亦可得其大槩若只空說一箇富教濟不得事

衛自文公渡河而南遷于楚丘其康叔舊封已屬于晉左氏及漢書地里志可考時文漫指夫子時之衛為邶鄘衛之衛者非

鄉人皆好之章

這一章是論觀人之一法如論語視其所以章孟子觀其眸子章皆是以我去觀人不專恃鄉評人特其一法耳子貢是箇方人的人好用自已聰明至此如以鄉人皆好而遂信為善人則焉知其非同流合汚之人鄉人

皆惡而逐目爲善人則焉知其非詭世戾俗之人夫子謂欲考鄉人之論必先别鄉人之類如其人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可見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于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于小人以此論人其庶幾乎然此亦未可爲一定之法也特以子貢所謂皆惡皆好者比之則不如耳盖人情變態無窮有君子而善人未必好者如周濂溪初時不爲趙清獻所喜有善人好之而未必君子者如司馬温公以蔡京爲能辦事有君子而

不善未必惡者如程明道狡僞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有不善惡之而亦未必君子者如宋時王吕章蔡之相傾吾若一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爲準豈能無悮乎况吾欲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爲準而善者不善者又將何以定之萬一平時誤認而又以其好惡定他人之善惡豈不悮而益悮乎若論觀人之法則必如夫子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方是無弊之道祭也者採之公論斷以獨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聽其言觀

其畔予皆包在内不專恃一法也然察之一字又豈易能哉必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功方能辨得天下之善惡不然在我者皆私意偏見如何能察所以子貢方人而夫子曰夫我則不暇蓋謂是也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這一章論士因子路所不足而言大抵士也者雖淺深高下不同必能以學問變化其氣質使一味氣質用事則亦不可謂士矣故氣質柔弱者必養得有一段方正的氣象氣質剛勁者

必養得有一段和厚的氣象而這一段和厚氣象尤是士之本領

勉齋黄氏曰所謂士者涵泳于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强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此一條説此章大意最好再將切切偲偲怡怡六字細味之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强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忤之害槪朱子之論切偲可見這六個字都是和厚之意不

但怡怡是和厚也這叚氣象正是子路所不足經夫子提出如和扁之用藥恰中其病這不是空說便要子路想這叚氣象從何而來非積之厚養之深豈一日閒可裝飾得出的然則講習討論之事不可一日弛矣省察克治之功不可一刻懈矣士之名豈易赴士之實豈易盡歟又恐其有了這箇氣象不知分別一槩發出則即此氣象又生出病痛來故又申言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非謂朋友不必怡怡也但當以切偲為主非

謂兄弟不必切偲也但當以怡怡為主推之亦不但朋友兄弟總之當切偲處便切偲為主當怡怡處便怡怡為主如醫之用藥這一劑某藥為君那一劑某藥為君絲毫不爽說至此真是十分細密一毫也粗不得一毫也浮不得切偲怡怡猶當善用之如此而況一味行行者乎以子路之氣質若不是夫子這樣切磋如何能成得賢者然看其何如斯可謂士一問則其胷中原有不自安者他平日何等樣氣魄何等樣才幹忽然發此問

便有歉然不敢自以爲士的意思此所以能受夫子之教而在四科之列歟今日學者讀了幾篇濫時文便儼然以士自居試想與這切偲怡怡氣象有幾分相似真是可恥然又不要看得太難了誠能涵泳于詩書禮義之澤講習討論省察克治日積月累自家氣質消磨得一分便與這氣象近一分推而工之美大聖神無不可以學問做成何况此所謂士

切切固屬情意然情意亦即在語言工見故大全朱

子以教告言之此切偲二項内俱有忠告意俱有善
道意
明季講家有云切切偲偲怡怡六字成文如温良恭
儉讓五字拆開不得此等混話俱是從皮膚上起見
不曾想聖賢神理本不足道然或有惑于其説者近
日仇滄柱力黜其謬最是
克伐怨欲章
這一章見制私不足以為仁而仁之為仁可知大抵人

心本來皆仁都被克伐怨欲之私累之先要將這四箇字看得明白大全胡氏謂克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蓋這四件病痛不同總是氣質用事總叫做已發于事前便為意必發于事後便為固我發于喜怒哀樂便皆不得其正發于視聽言動便皆背違乎禮發于子臣弟友之間則綱常多欠缺發于辭受取予之介則操守多遷移譬如風寒感入臟腑一般發在頭目則成頭目的病發在手足則成手

足的病總是這箇風寒故天下人品學術政事之壞都由這克伐怨欲四件所以原憲平日用力制這四件不許他發出來這也是至難的蓋這四件其力至猛卒然而發如奔馬之不可控遏其勢至大悍然而來如江河之不可隄防而且時夾雜于義理中其面目最難認時倚靠于利害上其根脚最難除不是憲的力量不能制他使不行有這一種人也强如人欲横流的故夫子曰可以為難矣原是贊他的口氣明季講家謂夫子道他

做得喫力走了難路乃是不滿之詞此謬說也但憲即以此為仁則其認仁字尚未清楚故夫子又抑之曰仁則吾不知也蓋仁也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克伐怨欲不行可謂無私矣未必能當理也且徒制私使不行于外而心仍未必無私也故程子謂其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于胷中與顔子之克巳大不相同潛藏隱伏于胷中巳不是仁況藏者必至于潛滋暗長伏者必有時乘間抵隙依舊要行出來如何吽得仁

若論爲仁工夫必如夫子所以告顏冉者一從敬恕入門積漸做去一從克復下手勇猛做去皆是拔去病根之法且不止拔去病根兼培養元氣之法以不行對縱欲者言則不行爲難以不行對克復敬恕言則不行又不足爲難矣使憲再問夫子必隨其病之所在授以爲仁之法不知當時何故竟不言程子所以深惜之然亦有說焉大抵聖門高弟皆是切問近思如行路然進了一程又進一程若第一步不曾着實不敢走第二步問

答之間皆非隨口亂問當時憲聞夫子之言必汲汲在自家身上切己體認病根之未拔去者何在認得了病根然後再請藥方未避所以黙然無言正可想見其切問近思處不是蠢然無知而不問也學者讀這章書要將克伐怨欲四字各于自家身上省察這四件隨人氣質不同所犯各有輕重然不論輕重但有一毫必須連根拔去又恐怕病根雖去元氣未復須更念念事事都要合天理顏子工夫未易學且從仲弓敬恕做起一刻

也鬆不得一處也踈不得真是難事及早做去不知何時到得仁的地位若苟且因循不知不覺汩沒于四件中豈不可惜

按雙峯饒氏云四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白文本是平說然如此看亦好又按大全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依此則克己工夫只在復禮上了蓋克復二者

本互相為功也若良知家謂提良知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日化此又與朱子之說似是而不同朱子之說是以理為主所謂提良知作主是以心為主正是原憲不行的法

子路問成人章

這一章言成人要具衆善而造于純粹之地不可以今之成人自限上一節是中行下一節是狷上一節是善人君子下一節是有恒上一節亦只是就子路之所可

及而語之尚未是聖人地位論成人必如聖人之踐形盡性方纔無愧于人然這箇地位不是學者容易到的聖門教不躐等且降下一等使他到了材全德備中正和樂地位則聖人亦不難至矣智廉勇藝皆是學者所不可少的若無這樣才德空空說箇中和亦不濟事這四項也有從天資上來的也有從學力工來的但未到中和地位則不免有病痛所以既要兼此四者又要文以禮樂文以禮樂即是立於禮成於樂工夫禮樂俱兼

本末說內盡其中和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氣禀
學問中有疵纇處則以此消融之氣禀學問中有得力
處則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于外亦非寂
守于內徹內徹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
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至此而方成其為知廉勇藝下
聖人一等便是這等人矣豈不可謂之成人乎人須要
立箇志必要望了這等人做進去氣質未融必變化之
使融學問未至必强勉之使至勿忘勿助如射者之期

于中的不中不休如行者之期于到家不到不休方纔不負了做箇人不然縱使有見識有力量天資高學問好只做得一今之成人而已今之成人不是天限住他只可如此不是聖賢寛假他只要他如此天命之性原無古今聖賢道理亦無古今只因今之風俗日下有稍能自拔于流俗者便不敢苛責他了今之名節日衰有稍能自勵于名節者便不敢深求他了故自言利之風徧天下有一見利思義者便指為奇士偷生之徒滿海

內有一見危授命者便數為異人反覆狙詐不知羞恥者比比而是有一久要不忘者便目為真儒此等人只是一箇主忠信的人以古人視之氣質未必盡消融學問未必盡滿足尚是進步之時未是住足之時以今人視之天下豈易得此材質豈易得此學術不得不推為豪傑之士不得不奉為聖賢之徒亦可以為成人矣此子路所已能者夫子指而言之欲其因所長而造乎其極亦猶因不忮不求而謂其何足以臧也今日學者未能

到子路地位且要從下節做工夫起先將義利生死關頭打破了再要將虛偽根苗斬盡了使脚跟立定然後可去做上一節工夫猶之富與貴章先要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熟也這義利生死關頭是最難打破的這虛偽根苗是最難斬盡的以見利言之這利字要看得好若是尋常貨利雖中人亦能勉强慕義惟當至窮至困之時這箇利關係仰事俯育之計身家榮枯全視乎此且又現在面前不待巧算曲計而可得斯時有志

之士亦不能不動心以見危言之這箇危字亦要看得好若是無可躲避的雖怯夫亦能就死謂之危則尚在可生可死之界有許多岐路可以避得有許多曲徑可以走得禍福存亡只在吾一念間且又明白易曉利害了然斯時即有力量人亦不能不轉念以平生之言言之若是無所關係的誰不樂踐約惟當事勢阻礙之時踐之或大不合于時或大不便于我且又言出已久人都相忘了吾即不踐亦未必有人責備我斯時即真誠

之士亦不能不隨意然學者苟于此處立不定便不是
堂堂正正的人了雖要到材全德備中正和樂地位無
下手處不可不猛省
註材全德備指兼四子之長言中正和樂指文禮樂
言雲峯胡氏以不欲為德知勇藝為材蒙引又以廉
勇為德知藝為材皆有未安知廉勇俱是德藝是材
故下節思義是廉授命是勇只缺得知藝而註云才
知禮樂有所未備明是以才字代藝字然又須知分

言則知廉勇為德藝為才合言則四者俱是德故註德成于内德字便兼藝在内而語類亦有四德之目以升堂入室言之下一節是升堂上一節是入室若善人不入于室之室則又是指聖人地位言蓋室字有淺深也

夂要註只訓舊約講家謂是平生期許之言如志道德者期周孔志功名者期伊呂說得偏且是志不是約了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這一章思字是以臨事之思言若學者平日讀書講道天下事皆其分內事皆當講究原非位之可限雖中庸言慎思子夏言近思然皆不是以位限定惟是事到面前須要審我之位有事當如此而我之位不當如此者便亂做不得此比思無邪更細一層邪者違理之謂也出位者未嘗違理而不合乎時中之謂也這位字要看得好註謂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然上章位字說

得粗位對政言不過是公卿大夫之位此位字說得細
隨處皆有位富貴貧賤患難位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位也同一君臣而親踈之不同同一父子而嫡庶
之不同以至處治處亂處盛處衰又種種不同莫非位
也又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一件則有一位當揖時
則有揖的位當讓時則有讓的位位變則理從而變昨
日之位應如此今日之位又不應如此彼處之位應如
此此處之位又不應如此内而喜怒哀樂外而視聽言

動須要恰合乎位之所當然稍有過焉是出位也稍不及焉亦出位也此比素其位而行亦較細素其位而行只是富貴貧賤患難之位這出位病痛大抵皆出于思思得一毫不差發出來方能不差然思最難得不出位有因適莫而出位者有因意必固我而出位者有溺于聲色貨利而出位者有拘于氣稟習俗而出位者有惑于異端曲學而出位者有志動氣而出位者有氣動志而出位者内而狥已則見有身不見有位外而狥人則

見有人不見有位見之不明則不能不出守之不固則不能不出是必有居敬之功然後心專一而不出有窮理之功然後心精明而不出是非君子不能君子只是運用天理到爛熟的人此心如權度一般隨物之輕重長短各還其本分無一絲過不及位應如是思即如是無一物可以揺惑得他無一物可以牽制得他千變萬化却只在一定不易的道理上所以在易為艮止之象易所謂不獲其身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不見有

身也見有身則不免狥已而出乎位矣易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不見有人也見有人則不免狥人而出乎位矣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不出位也顔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此不出位也孟子之無恐懼疑惑而不動心此不出位也大學之止於至善中庸之發而皆中節此不出位也大全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説得極明明季

講家乃有以心為位以此心動而無動為不出位且引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證之殊不知程子是説存養心體非説思也足破其謬矣學者讀這章書切不可粗看了若秀才閉門不管閒事便可謂不出位則人人皆君子矣這不出位不是容易的事日用閒一言一動稍與其位之理不合便是出位試返躬自省一日之内還是出位時多還是不出位時多須將居敬窮理工夫猛力去做做得一分方能免得一分出位或疑思而稍出其

位猶賢于癡愚者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貿貿而不知愚者也佛老之徒溺于虛無而不肯愚者也其病痛更甚于出位不知愚而出位病痛正不小從古敗壞天下之人豈皆不愚只是愚出其位耳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莫謂稍一出位無大關係也

君子道者三章

這一章是聖人望道未見之心蓋道體原無盡聖人未嘗自見其有餘故子臣弟友則曰未能學不厭誨不倦

則曰何有于我君子道者三則曰我無能焉皆實見其分量之無窮而有歉然不自足之心非自見其能而故為謙辭也自天下觀之仁知勇莫如夫子夫子則以為仁知勇之詣無窮我不能如君子之兼備自天下觀之不憂不惑不懼莫如夫子夫子則以為憂惑懼之境無窮我不能如君子之盡絕故惟知憤忘食樂忘憂以自勵于仁知勇而已敢曰我能仁知勇乎惟知如臨深如履薄以自遠于憂惑懼而已敢曰我能無憂惑懼乎耳

順從心特言其所自得耳于道實見其未盡也老安少懷特言其所志耳于道實見其多歉也不必推至天地猶憾堯舜猶病而後見其無能即庸德庸言間已見其無能然此特夫子之自言耳其實則道如夫子亦可以無憾矣仁知勇如夫子亦可以無憾矣人欲凈盡天理流行者夫子也而憂何有焉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者夫子也而惑何有焉依乎中庸遯世不悔者夫子也而懼何有焉在夫子自視雖實有不足而非謙詞在人視夫

子則實謙詞而非實有未足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亦猶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蓋夫子之自責固即所以勉人當日聖門高弟聞夫子之言亦無不思自勉令日學者讀這章書便當思學不可自足以夫子之聖猶曰我無能吾輩何處可用得一毫矜張又不可不知自奮當日夫子自謂無能非安于無能已也便去好古敏求便去下學上達自十五至七十無一刻不孜孜于學吾輩今日安可便自畫

語類朱子有一條云東萊說聖人無謙本無限量不曾滿此說也有意思然把聖人做絶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却不曾伐按東萊說是前一節意朱子說是子貢節意凡言謙詞者皆當如此兼看

莫我知也夫章

這一章是夫子自以其所學示及門開口說莫我知便是警醒學者之意不要錯認做明王不作世莫宗予之

意大指與無行不與童相類與道不行等章絶不相干
蓋謂我之道固人人所當知之道亦人人所能知之道
而無如知吾者鮮愚魯者旣不能知聰明者尤不能知
視我愈重去我愈甚可歎矣當時及門弟子莫不求知
夫子之道如子貢者尤所謂知足以知聖人者也忽聞
此言不覺驚愕疑其有高遠而不可知者不知夫子之
道非以高遠而莫知正以不高遠而莫知蓋高遠則驚
人耳目而易知不高遠則平淡無竒人多忽而不知聖

人一生只做得下學工夫所以先言不怨尤者下學須
從不怨尤始吾人一開口一舉念便涉怨尤如何能下
學猶之敏事慎言必先言無求安飽君子素其位而行
必言不願乎其外也下學即是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
中庸之尊德性道問學論語之博文約禮憤忘食樂忘
憂只管下學自然上達不是下學外别有箇上達又不
是下學中便有上達是下學熟便能上達志學而立不
惑是下學知天命耳順從心便是上達方其下學固皆

平常日用之事及其上達亦只是下學之熟並無一毫奇異此箇光景只是夫子自知默與理契而已二三子不免求之高遠方疑夫子為有隱豈能知其妙蓋記誦辭章之學易知而此學難知虛無寂滅之學易知而此學難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此即是莫我知之意存疑謂這天是蒼蒼之天而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若泛以理言理無知何以能知得聖人存疑之說固是然這天雖兼蒼蒼之天言而所重仍在理不比出王游衍之

天所重在彼蒼之監臨也理本無知但與聖人所學恰好相符便謂之知我及門之內許多智深勇沉之士夫子却如此說即所謂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知我者其天句止要見篤實模樣不要看作是贊註中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是朱子深味出來不是夫子口氣學者讀這章書須知聖人只是這下學一部五經四書都是說下學若不從下學入手縱智勇絕世却是門外漢然不曾打破得怨尤一關亦不能下學此一關最難

無論他人即屈原行吟澤畔只做得怨尤不曾做得下學須先將自家胷中怨尤病根盡情斬去不留絲毫方能下學

註以循序漸進解下學上達蒙引主積久說是由卑而高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是為上達存疑主逐節說則學一件事便知一件理學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存疑是泥于程註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之言蒙引云程子說忒緊了程子

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爾按蒙引最是然其實程子亦是主積久說所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者言初間只管下學到後來便上達並無別樣工夫不是謂一下學便上達也其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者初間非離天理也但只見人事到後來神明默成時非離人事也但只見天理至若大全有一節上達全體上達之說却似兼蒙引存疑所說則朱子已言其不是矣

講家有以墮黜聞見獨持心體為下學者謂如此方是子貢對病之藥不知子貢病痛不但在專事聞見不求心體其聞見處亦不着實夫子此處指示正欲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豈欲其墮黜聞見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正下學之事惟金溪姚江乃欲脫去聞見獨求心體豈可以亂聖人之下學哉若一貫章則子貢工夫已進步與此又不同然亦非便抹倒聞見也

子路問君子章

這一章朱子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一句便說盡了盖敬字若淺看只是一身上工夫就一身上看亦只是一件工夫若深看則這敬字只怕充積未盛耳充積到盛時則敬字外别無學問亦别無經濟内聖外王之事無不在其中矣夫子初頭說一句修己以敬便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子路却淺看了故謂君子有許多工夫許多事業如何只說得一箇敬是未識敬

字也夫子就敬字内指其及人者言之謂修已以敬便可安人未可輕看了敬字也子路猶疑君子之工夫無窮事業無窮如何仍説得一箇敬是猶未識敬字也夫子又就敬字内指其極而言之謂修已以敬便可安百姓除了敬字再没有工夫了再没有事業了葢論到安百姓須要體信如中庸致中然敬則自能致中須要達順如中庸致和然敬則自能致和須要誠要明然敬則是能誠能明參天地贊化育皆是這敬做成的天地位

萬物育皆是這敬做成的雖聖人如堯舜猶未敢自謂能盡敬之量蓋堯舜之世豈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即是以未能敬為病如何可輕看了這敬字後世天下多事百姓不安不是意氣用事則是意見用事不是拘于氣稟即是溺于物欲能敬則百病俱無了存得一分敬便除得一分病敬到極處便無絲毫病痛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豈有不能安百姓的理今日學者要做君子須先理會這敬字先儒謂整齊嚴肅

是敬之入頭處主一無適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是敬之現成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大約不出此數端若非敬則雖日講學問日講事業都無頭腦終于無成耳所以朱子于大學或問中特提一敬字作主謂古人于小學時這敬字工夫都做成了方能去做八條目今人不曾于敬字上用得功這八條目如何做得來子思作中庸亦先提戒懼慎獨至于堯舜禹之欽湯之日躋文之緝熙無非是這敬不是說空空一敬便完事

了一切致知力行工夫都是敬做成的切莫看小了這敬字

女以予為多學章

這一章當與曾子一貫章同看但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耳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今且先將一字認明白了則兩章之旨如破竹矣今人皆指此一為一心未嘗不是然須知這心是如何樣的心又或指此一為一理謂是此心之理亦未嘗不是然須知此理是如何樣的理釋

氏亦言心明季講學家如湛甘泉輩亦言體認天理但彼所謂心所謂理只指得昭昭靈靈的一段精䰟這箇如何貫得萬事萬物聖人所謂心所謂理是從萬殊處精煉來是極實的不是空虛的所以便能貫盡萬事萬物這箇一在聖人身上難以形容故先賢都借學者之心推之學者之心與聖人之心只是生熟之不同熟了便是一樣故曾子以忠字當這一字程子則謂言仁義亦得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朱子則謂言禮樂亦得樂統

同禮辨異以此推之謂之敬亦可敬者萬事之主宰謂之誠亦可誠者萬理之樞紐忠也仁也樂也敬也誠也總是一心總是一理但工夫未熟則不能貫這是學者之一不是聖人之一工夫熟後則無所不貫這就是聖人之一故聖門以此作上達境界必待學者工夫積累將有所得然後告之若工夫未到則只教之存養致知力行存養是內一截工夫致知力行是外一截工夫故中庸致中致和尊德性道問學皆分作兩截惟曾子精

察力行子貢多學而識皆將有得故呼而示之但子貢力行處尚未及曾子故知處能貫行處未必能貫夫子亦只從知處告之子貢知處亦未能如曾子之把捉得定故必疑而始信此則兩章之分别也所謂未一貫前存養一截工夫亦要看得好不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之外另有一段存養工夫只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時一段誠敬的心耳所謂主静所謂致中亦只是于未發之時畧作提撕不専以此為存養故朱子註曾子一貫

章只說得精察力行註子貢一貫章只說得多而能識
存養即在其中矣蓋存養致知力行雖是兩截工夫却
不是截然有兩箇時候總在一時但覺得內自內外自
外內一截工夫貫不得到外面耳到一貫時則權度在
我天下萬事皆跳不出外即是內內即是外無兩截之
可分矣夫子呼二子而問之者不是要其于平日工夫
外另做求一工夫另有易簡法門只是要看其平日工
夫曾到不曾到及其既聞一貫之後曾子依舊仍去精

察力行子貢依舊仍去多學而識只是生熟不同始終並無兩樣工夫也今日學者且去一心誠敬做精察力行多學而識工夫不必預求一貫一貫是工夫熟後自然到的朱子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也不是另有工夫可以到得

當日夫子告曾子子貢決不是含糊說箇一自然是有着落的故曾子即應之速而子貢亦不再問門人所以有何謂之問者不是疑一之何所指只是見夫

子平日論工夫體用俱分作兩截至此則偏重在體上似另有一箇直截工夫曾子借忠恕以明之謂聖人之心一如學者之心未熟則忠自忠而恕自恕熟了則忠即恕而恕即忠雖謂道只有一箇忠可也並非另有箇直截法門曾子此二句塞了許多弊竇不然門人這一疑便要走到虛無寂滅去了子貢後來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天道雖另有一番指點亦不是另有一番工夫只是文章熟後自

能見得

一貫忠恕有生熟之分一貫中又自有生熟之分夫子知天命時已是一貫了到從心所欲則又加熟若顔之卓爾曾之唯子貢之非只是知天命地位姚江一派講學俱云一貫是初學入德事謂必先一貫然後可學識其說似將一貫作朱子所謂存養看然與朱子之存養又不同只是要捉住這箇昭昭靈靈的精魂而已此是狐禪切不可從

松陽講義卷九